

千里烟 著

新浪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

一等奖

获得者

被誉为年轻女性励志读物的

《爱情豆豆》作者的 最新力作

有一些地方，一旦走过就不会忘记 有某个人，一旦爱过就刻骨铭心

爱情豆豆

漓江出版社

章若素的爱情质量

千里烟 著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章若素的爱情质量/千里烟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06.7
ISBN 7-5407-3681-X

I. 章… II. 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25660号

章若素的爱情质量

著 作 者 千里烟
责任编辑 庞俭克
美术编辑 罗 云
责任校对 徐 明 田 芳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李元君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821573 2863978
传 真 0773-2821268 2802018
邮购热线 0773-2821573
电子信箱 ljcbcs@public.glptt.gx.cn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印 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20×980 1/16
印 张 13.75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10 000册
书 号 ISBN 7-5407-3681-X/I·2467
定 价 20.0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第一章

1

这位少年叫陈宇剑。

2

章若素从窗口伸出脑袋，目光向下搜寻着。

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夏天，与狗头堡的任何一个夏天没有什么不同。在大学当辅导员的章若素正在家里过着暑假。这个早晨，她起得很早。因为暑热，人们往往醒得很早，章若素也是如此。她慢吞吞地脱了睡衣，套上一条蓝绿相间的纯棉连衣裙，当然，腰带是宽松的。在做这些的时候，阳台上的门和窗都敞开着，对面是和她家一样高的高楼，黑洞洞的，用不着担心被人偷窥。连衣裙在胸部绕了一条弧线，也许是怀孕的缘故，她感觉自己的胸明显丰满了许多。因为是清晨、高楼，家里显得略有点儿冷清，不过，章若素已经习惯了这种单一的生活，相反，她不太喜欢喧嚣，特别是在个人空间里。假如突然出现巨大的响声与笑声，那无疑是对她宁静生活的另一种强奸。这个假期，除了看书，然后就给自己做点儿吃的。章若素变得很有耐心，以前，她是不屑于这么耐心去做什么吃的东西的，而现在，她却可以把二十分钟花在一个土豆上，让一个平凡的土豆变成一个幸福的土

豆：先在水龙头下把土豆上的浮尘洗净，然后用小刨子把皮一点点地刨了（遇到古怪一点儿的土豆，平面刨是刨不干净的，还需用小刀尖一丁点一丁点地剜），再把刨好的土豆放在水龙头下冲洗。然后用刀细细切了，先是片，后是丝，砧板旁放在一小盆清水，切好的丝浸在里面，淡黄、修长，有点像九月的桂花，那有条纹的黄透出水面，幻化着丝丝若有若无的香气……章若素暑假的很多时光，就是这样打发的。这个早晨也不例外，她从厨房灶台下面找出一个干净的塑料袋，拿在手上下了楼。现在人们都不提竹篮买菜了，尽管竹篮环保。竹篮已经从风景升级为文物。从七楼到一楼，她的眼睛扫过无数的杂物，楼道是越来越挤了。蜂窝煤一队队地直立着，达到一定的高度后铺成一面，上面盖了已被风化的蛇皮袋，时刻要坍塌的样子；蜂窝煤的脚底下，簇拥了一堆横七竖八的木柴，被斧活生生撕裂的竖直纹路，如一簇簇苍白的火焰，只是，不知道何时才会燃烧。

楼梯有点儿陡。章若素的脚趾向下用力，重心前移。手，很想扶着铁栏杆溜烟地下去，但是，又缩回了。栏杆上的灰尘不仅仅是浮灰了。因为厚度与油腻，它们已经变成胶状物。倘若将手放上去，掌心恐怕要被盖上一枚黑印。何况，即使能够溜烟儿地下楼，章若素现在也是没有那么灵活的身子骨的。好不容易下了楼，章若素狠狠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如刚钻出烟囱的老鼠。见前面小区巷子里已经热闹起来了：卖菜的蹲在地上，萝卜白菜摆了一地，专等着穿了拖鞋的懒洋洋的小区主妇来挑，这是从家里菜园子里摘了自己吃不完的菜来卖的临时主子，真正贩菜卖或批发的大主子，是不会在小区里磨洋工的，否则，一家人只有喝西北风，更谈不上带领全家奔小康。章若素穿了双北京老布鞋，行为举止大方端庄。她拿眼睛在那两排菜上扫了几眼，挑了三样：青椒、番茄和丝瓜，然后，坐在路边早点摊上的小木桌边，要了两个苕面窝和一碗稀饭，就着一小碟咸菜吃。吃着吃着，裸露在外的胳膊有微微针刺的感觉，天又燥热起来，虽然并不见太阳。吃完后，她又买了两个白馍，这才收拾好几个塑料袋，回家。

馍，是章若素准备自己当作午饭的。昨夜，丈夫杨康又在外面一

个通宵没回来。在别人眼里，杨康是下了岗；在杨康眼里，从教师到房产公司总经理助理是重新找到了正确的位置，是因祸得福；在章若素眼里，杨康还是那个杨康，什么都不是。只是每天看着他惊人的变化，比如，打牌的胃口越来越大，眼神变得越来越复杂等。以前杨康打麻将仅仅带一点儿彩，而现在，变成了狂赌，而且，他的牌友不再是学校的同事，而是各等老板。章若素有天曾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牌面，过手的钱，完全是百元的。瞥一眼杨康，见他叼着烟，眼睛眯缝着，两只手忙不迭地码牌，刹那间觉得很陌生，不相信他是与自己同床共枕的男人。

绿的青椒、红的番茄、白的馒头。章若素的眼睛与胃需要消化各种各样的颜色，或许这样生活才有滋味一些。回到家，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又在阳台上坐下，拿起书看了几页。想想，还是慢慢做饭吧，既然菜已经买回来了，做出来，吃不了，也可以欣赏欣赏，作为一种乐趣。

于是，章若素就进了厨房。

厨房很小，是用一个小阳台改成的，为了少占空间，橱柜用水泥板砌了七八层，直至房顶。每每看到那厚十厘米的水泥板，章若素的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就明白了什么叫愚蠢。这种愚蠢与她在大学时帮男同学缝被子与燕尾服的愚蠢不同。大学时，有不怀好意的男同学要她缝补西服，章若素爽朗答应，结果人家在接过缝好的衣服后哭笑不得：燕尾服后面的燕尾给缝上了！这是人家章若素故意犯的错，与装修师傅犯的超级愚蠢错有本质不同。这叫装修？整个一白痴做的事儿！笨重不堪的水泥板，一层一层地擦上去，章若素真担心有一天这楼要塌。看人家现代化装修的厨房，家庭主妇进去了就不想出来。

再看每一层上，都塞满了与吃有关的东西：油盐酱醋，碗盘杯筷，一次性塑料袋里装了一点儿炸汤圆用的芝麻，客来了菜不够用它凑的生红皮花生，解暑的绿豆、做羊肉串用的紫兰粉等等。灶台砌得很宽，很长，占了厨房面积的二分之一：一个大煤气灶放在右边，在橱柜下面，一个大圆砧板放在煤气灶左边，四个热水瓶在灶台上一字

排开，一个装凉茶的老酥壶，一个茶盘。这样，除了站一个苗条点儿的女人，厨房里再也放不下其他东西。

没错，章若素就是个极标致苗条的女人，此时，她正在炒菜。每炒一盘便要端到客厅的方桌上：青椒炒肉，番茄炒鸡蛋，丝瓜紫菜汤。章若素已经把早上买来的菜蔬变成了艺术品。她用脚挑开通往客厅过道的纱门，用右肩顶住纱门框，臀部左倾，然后端着那碗丝瓜紫菜汤小心翼翼地到客厅。汤太满，还是洒了一点浮油出来，溅到章若素手上，她尖叫一声，把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，汤就晃动起来，出了碗边，泼洒了一桌子，素爱整洁的章若素顾不得擦，疼痛使她跑到那个用原厨房改成的小房里，那里面有一个未拆的水池，她把烫红的手放到水龙头下，冲洗起来。

就是在这时，章若素听到了楼下传来的笛声。

章若素站着，耳朵竖立，若隐若现的一曲《梁祝》，缠绵悱恻，令人怦然心动。章若素内心翻滚着：这是谁在吹？小区内还有如此高人？忍不住，她打开纱窗，从窗子伸出脑袋，向下张望着。

出乎意料，绿色草坪中的过道上除了一个叫花子模样的人外，没有任何人，居民们大概都在休息。章若素有些失望，她收回脑袋，可心却久久不能平静。一曲《梁祝》为何搅乱了自己的心湖，她说不清。

第二章

3

章若素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名政治辅导员。

她从曾带自己四年的辅导员张泓文件夹里，看到了昔日自己所写的文章，当时发在校报《树人》上，题目是《我是你的稻草人》。

张泓考上了研究生，即将离开学校，她把她收集的资料全给了自己的得意门生章若素。张泓穿了件李宁牌蓝色带白条T恤，脚踩运动鞋，永远是那么神采奕奕。扎着马尾的张泓说：大学辅导员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不能干一辈子，考研是唯一出路。

章若素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忙碌的张导，笑着说：我可不想考。

张泓说：好吧，那你干到60岁？辅导员可不像人家老中医，越老越值钱。那你先练好腿，准备爬楼，每天挨个喊那些懒家伙起床吧。也许我不该和你说这些，但作为过来人，我必须使你有心理准备，要当好辅导员，需要付出很多。

章若素说：我知道。张导。于是，她又低下头，看起了昔日的文章。

我坐在黑夜里，静默无语。

我是不堪一击的稻草人，却有一份守候的执著：只为了
和暖的微风，金黄的色彩，芳香的气息以及与生命中的伴侣

神秘的约会。

黑夜是位最理解人的朋友，她少了浮躁与喧哗，她把所有的时间与空间都丢给我，让我尽情享用。

我等待着生命中和风吹拂的日子。

你是唯一能撩起我长发的人。让遮掩心思的青帘在夜幕中挂上颗颗珍珠，缓缓摇曳，丁当作响。或许我就是牧羊女，让长鞭作笔，在绿草上、蓝天下、白云边，带领奔跑的羊群，驱赶着流动的色彩，一份孤独而又清丽脱俗的美跃然画纸。

一种悠远的声音从天边飘来，这声音翻过山，越过海，趟过小溪，走过田野，这声音仿佛是一千年以前的声音，它震荡我的耳膜，呼唤我。我站立着，我是谷神的女儿，我是一粒饱满的谷种。

我等待着生命中色彩绚丽的日子。

你是唯一能挑起我盖头的人。我从丰收的油画上走下来，我从敦煌飞天壁画上走下来，陡峭的岩壁曾是我的家园。暴雨冲刷过我，烈日炙烤过我，晨雾和夜露也亲吻过我，没有什么能改变我，我是你的稻草人，是你光辉灿烂的新娘。

好好看我，你的视线把我的美丽镶上了金边，使我走不脱，倒不下。我站立着，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。

我等待着生命中芳香宜人的日子。

你是唯一能掀起我心海波涛的人。你周身所散发的清香，扑鼻诱人。不知不觉，为你牵引和左右。别以为我什么也不懂，别以为我是一个傻女孩，我站立在芳香中，久久陶醉，

就愿这样一直站下去而不动半步……

清风与我作伴，你的芳香越来越浓，包围你的掌声，如田里过冬觅食的鸟雀。

你终于离去了……

我的金黄渐渐退尽，我成了一位干瘪的女人，一位饱经风霜的女人，好像仅在一夜之间，我默默倒下，仅为了深吻你留下的足印。

我是卑微丑陋的稻草人，对你却有一份执着的恋情，因为我曾苦苦等待，因为我曾与你相伴，我的生命最后融入了你的土地。

……

这篇文章，与章若素的童年紧密相连。童年章若素的脑海里，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脆脆的麦管在唇间能飘出清香的音乐。外婆家成为她躲避家庭冷漠的圣土。章若素的爱情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。它诞生于土地，与四季共荣枯。粗糙的稻草人，在她眼里也蓄满爱情。所以，不管过去多少年，遥远的过去总是清晰在眼前。一大片清香的麦田，它们举着柔弱的并不尖锐的麦芒缓缓摇曳在乡野里，甚至她的睫毛，也幻化为那片麦芒。于是，她的记忆，因为某个画面和某种气味而惊醒，这份曾经的记录中，可以肯定，文中的“我”，指的就是章若素，而那个“你”呢？章若素却不知道是谁。或许是刘俊杰，但细细想来，章若素感觉好像又不是。

章若素的内心深处，追求一份地老天荒的爱情。

大学时的章若素文静纤弱，多愁善感，平时同学们很少听到她的声音。她没有大惊大乍，没有哗众取宠，但就是这种静若处子的魅

力，让看到她的人，如沐春风。

这篇文章的初稿，一直涂抹舒展在她的日记本里。蓝色的，写满幻想与希望。这样的日记本她已经写完了好几本，从高中到大学，陈旧的、零乱的笔迹，写满了一个少女的成长苦闷，章若素有时看着自己的日记发呆，她觉得她生命的激情与热血都渐渐被抽空了，变成了退色的文字。文字，是拿来记载的，从她的笔端流淌出来，墨汁变成血液。

张泓看见沉思中的章若素，笑笑说：我很喜欢你手里拿的那篇文章。不过，我已经不再相信爱情。

章若素明白已经被爱伤透心的张导之所以下决心考研，就是想给自己一个证明。她说：张导，保重，我会想你的。

4

从高中走进大学的章若素，心灵深处带着一种伤痛。这种伤痛来自她对高中英语老师刘俊杰的单相思。

一个小女生，对自己老师的爱是那么不可救药。

葫芦镇有山有水，人们都说是个好地方。章若素就读的葫芦镇中学就在山脚下。

刘俊杰只有二十多岁，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，个子长得不算很高，但一双眼睛在章若素看来，却有着摄人心魄的魅力。高中他一直教章若素的英语。

当刘俊杰第一次落在章若素视野里时，章若素的心就有些莫名慌乱。不可否认，那时，琼瑶的一本写师生恋的小说《窗外》对还是少女的章若素来说，有一种鼓动作用，她也幻想着自己能爱上一个风流倜傥的老师。幻想毕竟是幻想，直到刘俊杰夹着备课本走进教室。当然，也不是说章若素对刘俊杰的到来已经作好准备，因为在很多时候，爱，都是突如其来的。

第一节英语课刘俊杰并没有多少创意，他首先点名。

章若素暗暗观察他，每当他喊到某个同学的名字时，他都有几个机械动作：微笑、点头，然后说坐下。

章若素——

章若素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名字，她缓缓站起来。章若素觉得今天很运气，刚好穿了件淡蓝色的连衣裙，再加上黑中泛亮的头发，衬托出她高贵的气质。所以，章若素一直挺着并不算丰满的胸，头昂得高高的。

刘俊杰仍然是那些机械动作：微笑、点头，然后说坐下。

就在章若素有些失望的时候，她突然发现刘俊杰用笔在花名册上做了个记号，章若素百分之百能肯定就是在她的名字下，这么说，自己在刘俊杰眼里还有不同于别人的。从此刻起，章若素感觉与刘俊杰的距离在无形之中拉近了许多。

果然，关于那个花名册记号的问题，第二天就有了结果。章若素被刘俊杰选为英语科代表。章若素有点受宠若惊，她不明白自己被钦点的原因是什么。只是从此以后，她的手中多了许多写有刘俊杰潇洒字迹的小纸条，是有关英语作业的。章若素把作业抄到黑板上后，宝贝似的把小纸条收藏起来。有一次，章若素在小纸条上发现一串数字，她研究了半天，不知道是何含义，或者里面暗含着什么机密。后来猜想是不是一个电话号码呢，跑到校外的一个公用电话拨了，话筒里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，章若素连忙挂了。

每个黄昏，上晚自习前，刘俊杰都要跑到教室里来教他们学唱英文歌，每次在讲台前唱时，他总习惯把额前的一绺头发甩来甩去，眼波在章若素的视野里荡漾着。在章若素眼里，刘俊杰属于特别有激情有理想的那一类人，这种情绪深深感染了她。甚至有一天，刘俊杰在讲台上还跳了舞，虽然他的肘关节内呈120度角，动作僵硬，但手舞足蹈间所流露出的纯真魅力却叫人无法抵挡。不仅如此，作为校学生会宣传部长的章若素有很多时候都要和刘俊杰打交道，比如文艺晚会，比如校播音小组的活动，比如团员学雷锋活动等等，在活动进行

之前，他们都要开小会商量。在与刘俊杰的交往中，章若素感觉自己的心态在渐渐发生着变化，并且这种变化只要刘俊杰在眼前就会反应在脸上，她觉得脸有些发热，心跳很快，呼吸也极不均匀。她甚至不敢看他了，害怕视线发生碰撞。

那是个周日，章若素与班里的团员在校门口等着刘俊杰的到来，远远地，看着刘俊杰扛着团旗来了，脸上因为笑，有两团亮亮的晕，也许是脸黑的缘故，牙齿在阳光下泛出金属光泽，没有说话，但显得铿锵有声。章若素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字：傻。没见过像刘俊杰这么傻的了，人看上去傻，做的事也傻，整天和一帮学生泡在一起，人家星期天和女朋友花前月下，他刘俊杰带着学生在大街扫地，还屁颠屁颠的。这么一想，当刘俊杰小跑到跟前的时候，章若素的脸第一次没有红，她直视着他，轻轻笑了一声。而刘俊杰没注意到，或者说他很木然。他很自然地喊着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女生当然也包括章若素的名字。可章若素却记住了，那一天，长久地停留在章若素的记忆中：花坛里是盛开的月季，粉红的腮，写满季节的羞惭，章若素的眼睛就歇在上面，觉出微妙的甜蜜。在拥挤的教室和那张单人床上，章若素的内心发生了骚动，好像时刻将爆发一场叛乱。

章若素的第一次自慰行为发生在高中女生宿舍的上铺，当然，假想对象是刘俊杰。每个熄灯后的夜晚，章若素都有一种期待，被子掩盖了她的阴谋，一闭眼，刘俊杰就直压下来，她的大腿自然分开，她呼吸急促身体潮湿，刘俊杰不再彬彬有礼，在他虚拟的粗暴的侵入中，她觉出美妙的颤栗的幸福。

很自然的，章若素开始走神。

终于，她被刘俊杰叫到了办公室。他离她很近，手里拿着红钢笔，边改作业边抬头看着章若素，说：章若素，这一段日子你是怎么啦？连你的作业都出现了这么多错误！上课干啥去了？啊？章若素低着头，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，也不说话。心里却在嘀咕：还不是因为你呀！还说我，哼！刘俊杰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个所以然，只好说：去吧，以后专心点，听到没？章若素小声说：知道了。然后，拿着作业

本飞跑出办公室，跑着跑着，眼泪就下来了，她觉得委屈，因为她也不情愿事情变成这个样子，她知道，老师最喜欢的还是尖子生。她想让刘俊杰重新喜欢自己。于是，她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把英语学好。

章若素有一个天蓝色的日记本。她睡上铺。每当下晚自习回寝室后，她都要完成每天的必修课：趴在床上写日记。写完后，就把日记本锁在木箱子里。她的日记本里写满了刘俊杰的名字。章若素觉得这样很好，因为在写的过程中，在一笔一画地完成刘俊杰这三个字的所有笔画过程中，她的心灵也在完成一种释放过程。假若没有这个释放过程，章若素不知自己会做出什么傻事。以前从未考虑过做老师的章若素甚至为刘俊杰改变了理想，她想做一个老师，并且希望以后大学毕业后分到母校，这样，她就会和刘俊杰永远在一起，说不定还会有那么一天，他们谈婚论嫁，谈以后小家庭的生活，当然，她和他，还会有个孩子……一想到这些，章若素就对未来充满了向往。

课余时间，章若素穿过林阴道爬到校园背后的山上。茂盛的荒草中夹杂着淡紫色的薰衣草。她的视线，总是长久地停留在柔弱的花瓣上，眼里充满爱怜。她不同于其他的女生，采了它们然后插在寝室的玻璃瓶中，看着玻璃瓶里的花慢慢枯萎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。她更喜欢这些薰衣草摇曳在厚重的背景中。恍惚中，她觉得这些薰衣草变成了刘俊杰，缓缓朝她走来。

5

就在章若素对自己的未来作美好憧憬时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粉碎了她的梦。班里同学都在传播着刘俊杰恋爱的消息，而且说得神乎其神。最早传出这个消息的是文娱委员刘津，她说上周末在电影院里亲眼看到刘俊杰和一个漂亮女孩子看电影，他们手牵着手异常亲密云云。当时就有几个女生围在刘津身边急切地问那个女孩子怎么样，刘

津说：问你们，我们学校那个音乐李长得怎样？漂不漂亮？那几个就回答道：漂亮。刘津接着说：那我就告诉你们，刘老师的女朋友比她漂亮十倍！

哇——那么漂亮啊！

她们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章若素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背英语。她想象着在葫芦镇那个破旧的电影院里，刘俊杰如何紧挨着他的女朋友坐着，甚至还牵着手，说不定他们还买了葵花子在那儿一颗颗地嗑。章若素不敢往下想，她的嘴唇机械地咀嚼着单词，读音在面颊周围飘荡，每个单词都被搅拌机一样的口腔嚼碎，然后又还原到她的脑海里。章若素耳朵里，全是嗡嗡的声音，好像放老电影时在倒带。嚼碎的单词再也咽不下去了，她咬着嘴唇，直想哭。心里翻江倒海：为什么，为什么？章若素恨不得立即背着书包回家去，她甚至不想读书了。因为她失去了读书的动力，尽管她的成绩还不错。她趴在桌上，想哭，却又哭不出来。原因很简单，不是刘俊杰抛弃了她，人家刘俊杰根本不知道，蒙在鼓里，人家刘俊杰二十多岁，谈恋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与她章若素是完全不相干的。

一个下午，在校园里，章若素果然看见一个漂亮女孩子小鸟依人一般地走在刘俊杰身边。刘津没有撒谎，的确，那个女孩子很漂亮，漂亮得令人嫉妒。她的脸上挂着甜甜的笑，又使人不忍心去讨厌她。而刘俊杰侧身看她的表情，那简直只能用一个词去形容：柔情蜜意。擦身而过的章若素内心充满了悲愤失望，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是她完全没有料到的。她甚至想重新回到他俩的身后，从他们中间百米冲刺般地过去，以此隔离他们，但他们的眼神告诉她，一切是徒劳的。

再后来，事情的发展简直使章若素越来越难以控制了，当然，这也是章若素无权控制的。在校园后山上的松树林里，章若素的心，因为眼睛而破碎。

刘俊杰出现在她的视野里，还有他的女朋友。他们竟然在接吻。那是怎样的吻哪，刘俊杰含情脉脉的、满怀深情的……把他火热的嘴唇印在了他漂亮的女朋友的唇上。

他们彼此都闭着眼睛，好像深深陶醉一样。

章若素轻咬着嘴唇，心宛如被蝎子咬了一口，胸口火辣辣地痛，泪，不争气地落下来。接着，她飞也似的逃了。

章若素的成绩像熊市时的股指，一泻千里。

那天的英语课章若素懒洋洋地，别的同学的视线都缠在黑板前讲课的刘俊杰手指尖上，唯独章若素的眼睑低垂，看不到任何光亮。刘俊杰提了一个问题后，说：章若素，你来说说。章若素没有动，眼睛也不看前面。

章若素，站起来！刘俊杰的脸有些变色了，声音也提高了许多，他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夹着一根红粉笔，人已经远离讲台。

章若素仍然不说话，面色平静，但一滴泪却吧嗒一声落在课桌上。刘俊杰顿了顿，自己搬梯子下台，他说：是不是生病了？病了就赶快去看医生，别拖着。

章若素确实面色苍白。

章若素变得很懒散，播音小组的活不去干了，团支部的活动也不去参加了，作为英语老师和学校团支部书记的刘俊杰曾找章若素谈话，章若素的心也不再如以前那样跳得厉害了，在她眼里，刘俊杰就是陈世美，是个负心汉。面对章若素的变化，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弄不明白。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后，章若素对父亲章颜说：我要转学，如果想我考大学的话。

章颜丢掉烟头，看着章若素有棱有角的嘴唇，没言语。

于是，章若素就转了学。

章若素离开校园的那一天正好下雨，一群同学打着伞送她。章若素的父亲章颜站在学校小卖部的屋檐下等她，行李早就托付一个熟人的车先带回去了。透过雨帘，能看到笼罩在章颜周身的烟雾。

同学肖晓从背后拿出一个日记本塞到章若素手里，说：多多保重！

章若素举着伞，朝父亲那边望了望，然后在校门口转身，说：你们回去吧，再见！

然而，不自觉地，她又回了一次头。她看到了肖晓，那个曾经帮她抢饭的男孩子。高中刚住校时，每个班上的饭都是值日生去食堂抬到教室里来，四节课后饿极了的学生们见饭抬进教室都疯了似的去抢。章若素吃的总是抢剩的最后一钵。有几次，因为别人抢泼了，章若素拿到手里的只是一只空陶瓷碗，后来，肖晓帮她抢饭她才没有饿肚子。看到肖晓，章若素脑子里又浮现出往事，心里溢满感动；然而，她的眼睛似乎饥渴，还在搜寻着什么。也许，是想最后一次看到刘俊杰，那个大不了她几岁的男孩子，可惜，她没有看到。章若素扭转身，文弱的背影在雨中写满落寞，她跟着父亲走了。她明白自己该去做什么，当她找不到答案的时候，她就作出了如此果敢的选择。

后来，章若素就考上了大学。

所以说，章若素的理性就在这里。当她无法驾驭自己的情感小舟时，她会果断地离开险滩。

6

在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那个暑假里，章若素还接到以前同学肖晓的电话。那时，章若素在班里当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宣传部长，肖晓在班里当的是学习委员，是个不错的男生，长得很高，喜欢穿军装，也不知那军装是从哪儿弄来的。穿着军装的肖晓给人一身正气的感觉，他很结女孩子人缘。

章若素从窗口里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，伸出脑袋一看，楼下一个男孩用手做成喇叭状还在喊。章若素一眼就认出他是肖晓，于是在窗口摆了摆手，说：等等，我马上来。出门时，章若素又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：穿着小浣熊的淡蓝睡衣，头发早上起来洗过，披着，灵动轻